

【警察手记】

让她找到了凶手 墙上的红色字迹

□李贺

俗话说,字如其人。的确,一个人写字下笔的轻重、书写习惯及字体的不同,能反映出此人的性格、性别、年龄甚至职业。所以,公安业务中有一个重要的行当就是文检工作。济南市公安局从事这项工作的是一位女警察,她就是刑事技术研究所文件和电子物证检验室主任顾霄汉。

文字检验有多神奇?我们先从一个案子讲起。

2007年8月24日深夜,睡梦中的顾霄汉接到电话,济南市历下区两名女子在出租屋内被杀害。她立即赶到案发现场,屋内的场景令她不寒而栗。出租屋是一间老旧的住宅,屋内灯光昏暗,地上、床上、桌子上以及屋内边边角角到处血迹斑斑,两具女尸仰卧在卫生间里,鲜血和流出体外的内脏塞满了整个卫生间,在炎热的夏天里散发出令人作呕的味道,整个出租屋里弥漫着死亡的气息。

更让顾霄汉震惊的是,卧室的白墙上用毛笔密密麻麻写了一墙的红色字迹。“相濡以沫,不如相忘于江湖。也许最好的邂逅,就是微笑着擦肩而过……”这是一篇两千余字的文章,文笔抒情,洋洋洒洒。雪白的墙映衬出红色的字迹,令人触目惊心。

这是当年“8·24”杀人案的凶案现场,堪比恐怖电影中的

场景。顾霄汉举着手电筒仔细观察这满墙的字迹。这两千多字,是用毛笔蘸着红色颜料写在墙上的,落款是“相见时难”,日期是“2007年8月24日”。字迹清秀,没有错字、别字,运笔有轻重急徐之分,蚕头雁尾,书写水平较高。文章引经据典,行文流畅,如果不是在这种场合看到,应该算是篇不错的散文。

出租屋的桌子上还留了一张字条:“你好!对不起,吓着你了!……谢谢合作!”同样的字体,调侃的语言,顾霄汉仿佛看到凶手躲在不远处,一脸阴笑。

顾霄汉平静了一下情绪,努力不让自己受现场环境干扰,保持平静的心态,对墙上的字体开始反复勘查,努力从中读取凶手的信息。

十分钟后,她心中已描绘出凶手大致的特征,于是胸有成竹地刻画出凶手的特点。

“我身高1.65米,从我仰头看墙上的字分析,凶手应为男性,身高在180厘米左右。”

“凶手有练字的经历,应该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男性。”

“文中提到喜爱的流行歌曲、西方电影,并能随手写出网络语言,说明年龄在24岁到39岁之间,职业为白领。”

“通过对笔迹、书面语言特征进行分析,凶手可能是在济南生活的外地人,因感情问题

受过刺激,心理有些变态。”

顾霄汉的推论得到大家的认可。

走出现场时已是凌晨两点。回家后,她连夜将分析意见写成书面报告。

第二天一早,在济南市天桥区一户居民家的冰箱里,发现了一个年轻女子的尸块。一夜没睡的顾霄汉奉命赶赴现场。

虽然两起命案发生的时间接近,但由于作案手法不同,还是让办案民警不敢轻易并案。

在这户居民家中的抽屉里,几本工作笔记本引起了顾霄汉的注意。笔记本上的笔迹与昨晚案发现场的笔迹书写有些接近。经过反复比对检验,顾霄汉认为这两起命案现场提取的笔迹特征一致,为同一个人书写。

顾霄汉的文字检测为案件侦破起到关键作用。两起案件迅速并案,犯罪嫌疑人被锁定为笔记本的主人周某。

三天后,犯罪嫌疑人周某在烟台被抓获,其特征与顾霄汉的分析完全一致。据周某供述,他于8月12日在网上寻找卖淫女在家交易,第二天将其杀害并分尸。8月23日以同样的方式在另一名卖淫女的出租屋内将其杀害。因前妻打电话索要钱财,周某又将其诱骗至出租屋杀害。连杀三人后,周某心里有种说不出的“痛快”,外出吃饭后又“意犹未尽”地返回出租

屋内,在墙上写下两千多字的独白。

文检工作,需要有足够的耐心。顾霄汉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坚守了28年,参与了数千起案件,屡破大案要案。

2010年1月,一位80多岁的老人在家中被害。一位独居老人,能与什么人产生冲突呢?遇害者家中没有任何翻动、破坏的痕迹。现场勘查中,在门上发现了嫌疑人留下的一张勒索的字条。顾霄汉对这张字条进行了分析。字条中的措辞含有网络语言,证明嫌疑人经常上网且年纪较轻。其中提到的受害者儿子的名字中有一个错别字,这说明嫌疑人与受害者相识,但并非特别熟悉。

据走访调查,老人常年一个人住,没有什么朋友或仇家,平时就爱买保健品。顾霄汉心中闪过一个念头,“该不会是上门推销保健品的销售员吧?”

专案组立即提取了经常上门给老人推销保健品的人员的字迹。经过顾霄汉的鉴定,杀害老人的凶手王某正是经常上门推销保健品的销售员。因为多次上门推销保健品,老人说好久要购买,但最终因为价格偏贵不想买了,王某恼羞成怒,将老人杀害后,他又自作聪明地留下勒索字条,企图转移警方的注意力,没想到正是这小小的字条成为破案的突破口。

【浮世绘】

关于钱的那些事儿

□李晓

今年在海南过年,遇到了不少富豪。我同老板谈心,我问他,你有了那么多钱,为什么还要不停地去挣钱?他回答说,我挣钱,其实也是给自己一种安全感。

钱,钱,钱……我真有些郁闷了。我一个人爬到楼顶,俯瞰马路上的人流熙熙攘攘,那些攒动的人头,整天琢磨算计的,是不是都是钱的事儿?

于是,我想做一个微型调查,就是在一天之中,随机“窃听”一些人的谈话,看一看他们是否都在谈钱的事儿。

我开始了一天的调查。那天首先遇到的,是两个农民工。他俩扛着一根扁担,在马路边转悠张望。在城市,他们是被称为力工的“棒棒”。我听一个人在对同伙说:“今天上午要是我挣了54块钱,中午就请你喝酒。”另一个人问道:“为啥是54块钱?”那人回答:“今天是我54岁生日嘛。再干几年,就不干这个了,老了,还是回家去养鸡。”

菜市场,一个妇女正要买排骨,她问:“多少钱一斤?”卖肉人回答:“16元。”妇女嘀咕着说:“昨天才15元嘛。”她正在犹豫,是买肉还是买排骨,这时候电话来了,好像是她丈夫打来的,丈夫大意是说,家里中午有客人来,就到外面馆子吃。女人生气了:“整天就知道在外面吃,比家里做饭要多花不少钱呢!”女人当场决定,买了肉和排骨,回家做饭招待客人。

我去书店买书。旁边一个人已选好了一本书,看了看书价,对同伴说,这书太贵了,还是在网上下载了看吧,不买纸质书了。出了门,遇到年过五十的诗人老唐,他一把拉住我的手说:“我上个月在一家诗刊上发表了两首诗。”我向老唐祝贺,老唐叹息一声:稿费还是一行5块钱,和上世纪90年代差不多。我说,老唐,这不是钱的事儿,纯文学刊物如今日子也不好过。老唐叹了一口气说,我写诗,也还是要靠钱来过日子哦。

我同老唐道别,在银行门口遇到了王大姐,她刚从银行取款出来,与我迎头相遇,似乎受到了轻微惊吓。我问:“大姐啊,忙啥呢?”她长叹一声说,这不去银行了吗?为儿子结婚买房,把家里的老底子都掏空了。

下午,我在大街上遇到了两个人正吵得不可开交,还上升到人格的高度了。我大致听明白了,原来是一个人买了另一个人的东西,为5块钱发生了争执。这时,路上一个行人上前拉开说,别吵了,我给你们5块钱。

黄昏,我看见一个卖唱的残疾歌手正在清理纸盒里的散乱钱币,好像有100多块钱。那人双腿没了。我心里突然生疼,掏出10元钱说:“兄弟,给我唱一首歌吧。”他仰头问我:“哥,想听啥呢?”我说,就唱《朋友》。“这些年一个人,风也过雨也走,有过泪有过错,还记得坚持什么……”他沙哑地唱。暮色苍茫中,听着那首歌,想

起一些走散了的朋友,我的泪一下就浮出了眼眶。

做完一天的调查,我突然轻松了起来。我碰见的这些谈钱的人,才是市井人生中鸡飞狗跳的真实生活。我爱上这人间,爱的就是这股烟火味儿。



【在人间】

老孔和他的狗告别了

□孙葆元

老孔穿了一身便装,戴着棒球帽,悠闲地站在街头和熟人说话。从来没见过老孔这样穿衣服,与他相识的十余年间,他总是穿橘黄色的工作装在街头忙碌。我问,孔师傅,今天休息呀?老孔不会说城里人说的那种修饰过的话,他说,不让干了,环卫工人年轻化!我才知道老孔退休了。来自农村的环卫工人也能退休?我们的话题就从这里谈起。

老孔是汶上县人,应聘进入我们这个城市的环卫工人队伍。当他脱下那件橘黄色的工作服,我知道他终于要离开我们了,不知为什么,心中陡然升起一丝留恋。这十几年,出门进门,不管是有意寻找还是无意撞见,老孔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视线,无论假日年节,老孔总是在街上扫着,没有扫完的时候。过节了,万人空巷,老孔在扫;过年了,万家欢聚,第二天老孔扫掉人们燃放的爆竹皮;谁家娶媳妇、哪家店铺开业,都要放鞭炮,祝贺的人群散尽,就见老孔

清扫他们欢快后的遗弃。老孔是一个没有年节的人!

老孔终于有了自己的闲暇。我问,退休后回老家还是到儿女身边去?老孔说,先到大连和老伴会合,然后再去重庆儿子家。我从来没见过老孔的老伴,从他嘴里知道他的女儿大学毕业后成为大连市的一位优秀企业人,他的老伴是去大连为女儿带孩子的。他的儿子在重庆,是一位医学博士,足以让自己的父母颐养天年。我一下子想到了农村人生儿育女的劳动观,看看老孔,他的儿女已经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土地继承人,他们用自己的奋斗开创了新的人生。而教育出这两个孩子的老孔呢?他离开他的土地,却没有离开他的劳作,十余年清扫着一条街道,伴着空空的垃圾楼,自食其力。在外边他有许多邻居,进了他住的垃圾楼,就孑然一身。许多环卫工人不似老孔,他们一旦在城市落脚,就把妻子女儿都接来,享受天伦之乐。环卫部门甚至安

排他们的子女入学就业,他们就融入了这个城市。老孔的子女优秀,不必到这里来。远离儿女的老孔是孤独的人,有时,优秀是孤独的内心支撑!

这时他的狗跑过来,身后还带着一条小狗,是这条母狗崽儿。两条狗和他亲昵。我就问:你走了,狗怎么办?老孔说,交给邻居了。我讲过这条狗的故事,原来还有一只公狗,是老孔的两个随从,是他唯一的伴儿。一年前的一天,那只公狗不见了。我就问老孔,那只公狗呢?老孔就忿忿,说,街北头有一个菜店,店主来自聊城,养了一条母狗。老孔的公狗每每去会那只母狗,被赶走了又偷偷摸摸地去。那个菜店主很生气,就向管理狗的管理者举报了,说老孔的狗没有证。管理者很负责,就把这条公狗捕走了,如今下落不明,不知是献身于狗肉宴还是侥幸存活在某个铁笼间。

环卫工人辛苦,凌晨四点多就要起床清扫。朝阳升起时,

迎接上班人流的是干净的马路,于是整个城市都神清气爽。他们起得早,环卫部门免费为他们提供早餐。早餐是丰盛的,鸡蛋、馒头、稀粥或者豆浆。老孔自从接到退休的通知就不再去吃这种免费的早餐,尽管谁都知道他没有家、没有炉具,所有的饭必须依靠环卫部门,他去了,绝不会不给他一勺饭一勺菜。但是等待结算的老孔不去了,宁可到小饭摊上去吃一顿饭,也不占公家的便宜。

回到家,我推开书房的窗,窗下就是老孔居住的地方,往常那里堆满了废旧物品,都是他捡来的,准备卖个废品钱。现在这些东西清理得干干净净。老孔真的要和我们告别了!

老孔走的时候什么都没带,只有一个小提包,提包里装了一套洗净的橘黄色环卫工人服。那是他的一段岁月、一段泉城的记忆。也许在大连、在重庆,人们会看到一位来自山东的老头,他说,泉城那地方,我扫过!